

诺曼底的 六支军队

从D日到巴黎解放

(1944年6月6日~8月25日)

当代权威军史专家经典作品

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波兰、法国
多国军队视角还原经典战役

【英】约翰·基根 著 小小冰人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诺曼底的 六支军队

从D日到巴黎解放

(1944年6月6日~8月25日)

SIX ARMIES IN NORMANDY
FROM D-DAY TO THE LIBERATION OF PARIS

JUNE 6 – AUG. 25, 1944; REVISED

JOHN KEEGAN

【英】约翰·基根 著

小小冰人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SIX ARMIES IN NORMANDY: FROM D-DAY TO THE LIBERATION OF PARIS; JUNE 6 - AUG. 25, 1944; REVISED By JOHN KEEGAN
Copyright: ©The Estate of John Keegan, 1982, 199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ChongQing Foresight Inform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4）第24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曼底的六支军队：从D日到巴黎解放：1944年6月6日～8月25日 /
(英) 基根著；小小冰人译。--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107-0873-2

I. ①诺… II. ①基… ②小… III. ①美英联军诺曼
第登陆作战 (1944) - 研究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5661号

诺曼底的六支军队： 从D日到巴黎解放 (1944年6月6日～8月25日)

SIX ARMIES IN NORMANDY: FROM D-DAY TO THE LIBERATION OF PARIS;
JUNE 6 - AUG. 25, 1944; REVISED

【英】约翰·基根 著 小小冰人 译
JOHN KEEGAN

策划制作：指文文化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24.5
字数：300千字
版本：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873-2
定价：69.8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FOREWORD

前言

5年前，在一本被我称作《战斗的面貌》的书中，我开始探寻个体在战场上的处境。尽管是一名军事历史学家，学术生涯中的同僚也不乏职业军人，但我并不了解一名战士与敌人遭遇时面临的风险、用于平息内心恐惧的办法或是在“最危险时”控制自己的手段。可是，趋近真相的发现令我深感震惊。我了解到恐惧的普遍性，知道了威逼利诱在战斗中相当常见，最关键的是，我获知了男性荣誉在维持士兵决心上的重要性，身边的战友会对他是否具备这种荣誉作出判断。

不过，尽管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小群体上，但对大群体独特性质的认知同样吸引了我，这二者都属于军队。军队是各个国家都有的机构，每支军队的宗旨和职权非常相似。但各个军队也是其所在社会及其价值观的一个镜像：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刻，它代表着民族自豪感，或是抵御国家恐惧的一道壁垒，甚至是一个国家最后的象征；而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方面，国家力量的这种工具被弃用、被忽视、被视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在我看来，值得找出一些事件来证实国家军队的各种不同状态。我相信自己在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中发现了要找的东西。我对那片战场非常熟悉。完全不同的动机激励着在那里投入战斗的各支军队，这一点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而且，多年来我已对这场战役的整体历史和个人回忆了如指掌，因此，接下来的另一种尝试是从不同的视角去了解战争及其机构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ACKNOWLEDGEMENTS

鸣谢

我曾有幸数次参观诺曼底战场，第一次是在1953年，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学童，1944年发生的事情在诺曼底人的脑海中印象深刻，至今仍挥之不去；第二次是在1965年；最后一次是在1977年准备写作本书之际。我要感谢所有对我谈及D日及其后续行动的人，特别是那些曾在那片土地上战斗过并将其经历告诉我的人。他们是：上将约翰·莫格爵士、中将纳皮尔·克鲁肯登爵士、少将詹姆斯·达维多尔-戈德斯米德爵士、G·P·B·罗伯茨少将、D·M·斯泰尔曼准将、P·扬准将、R·M·维利尔斯准将、M·E·佩皮亚特准将、P·G·C·狄更斯上尉、H·冯·卢克上校、上校R·冯·罗森男爵、R·H·黑斯廷斯中校、W·麦克尔威中校、A·J·M·帕里中校、E·J·沃伦中校、W·H·克洛斯少校、D·F·坎利夫少校、J·霍华德少校、G·拉姆齐少校、J·A·N·西姆少校、J·N·泰勒少校、A·R·杰斐逊上尉、C·W·亚当斯先生、R·考克斯博士、T·D·米勒先生、P·沃尔特先生和D·伍德克拉夫特先生。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他们为我获得相关文件和手稿资料提供了帮助：伦敦西科尔斯基研究所的L·米莱夫斯基上尉、华盛顿军史处处长办公室的C·P·冯·吕蒂肖先生、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档案保管员R·苏达比博士、弗赖堡联邦德国武装力量军事历史研究所和万森讷陆军历史档案处的工作人员。M·阿尔贝·格兰迪是一位诺曼底人历史学家，也是《卡尔瓦多斯之战》一书的作者，他在当地资料方面为我提供了特别有用

的帮助，另外，我在奥东河畔布雷特维尔的两位好友让-克洛德和玛丽-伊莲娜·奎罗，热情地为我提供了住处。

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同僚们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与他们一同工作实在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们是：大卫·钱德勒、埃里克·莫里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奈杰尔·德·李、克里斯托弗·达菲、伊恩·贝克特、帕迪·格里菲斯、鲍勃·戈弗雷、大卫·约翰逊、约翰·平洛特、巴克·瑞安、基斯·辛普森、迈克尔·奥尔、托尼·托马斯、弗朗西斯·托斯、内德·威尔莫特、汤姆·梅利和保罗·托马斯。我们的图书管理员约翰·亨特像以往那样慷慨地任由我使用中央图书馆的资源，我对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深表感谢，特别是金小姐和斯蒂文斯夫人，另外还要感谢为我提供馆际图书互借帮助的乔治·帕克先生。军事学院的图书管理员肯尼斯·怀特是一名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不仅再次允许我从他的书架上随意借阅书籍，还把他所知道的这场战役对我做了详细的介绍。我还要感谢约翰·乔利夫、德里克·安延、布莱恩·米奇森、迈克尔·霍华德教授和理查德·科布教授为我提供的帮助，另外还有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马尔科姆·迪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任教的军事学院成了我从打字机中抽身的快乐避风港。我打出的文稿均由莫妮卡·亚历山大小姐加以整理，她曾是学院院长的首席秘书，也是打字员里的一位公主。我要感谢“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利兹·卡尔德、汤姆·马希勒和格雷厄姆·格林，“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前雇员大卫·梅钦，维京出版社的艾伦·威廉斯，“安东尼·谢尔”联合出版社的安东尼·谢尔、吉尔·柯勒律治和保罗·马什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我希望我没有让他们失望。

最后，我要感谢玛丽和莫里斯·基恩、克莱尔和克里斯托弗·道、弗朗西斯和茱莉亚·基根、莫利·基根、马丁和苏珊·埃弗雷特、查尔斯和温妮莎·埃弗雷特通过书信给我的无私支持和大力帮助；最后的最后，我要向我的孩子露西、托马斯、罗丝和马修表达我的爱意，当然还有我的爱妻苏珊娜。

约翰·基根
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1980年3月29日

诺曼底战场：各场战斗的发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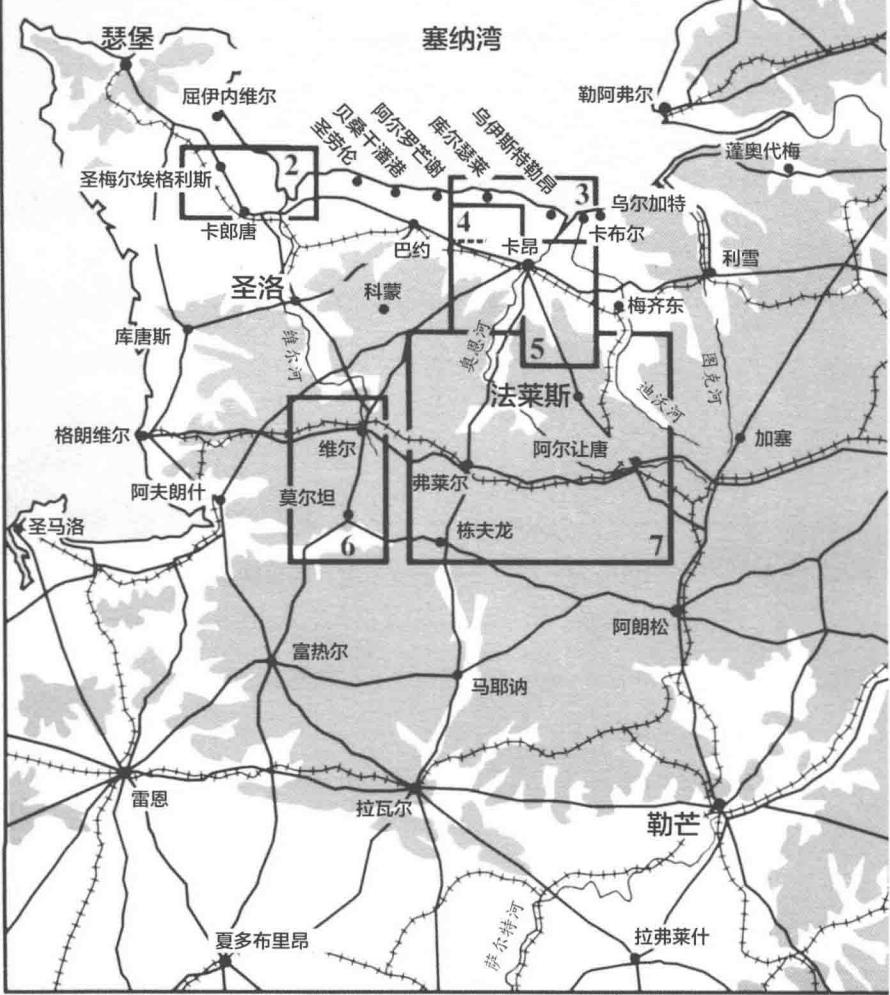
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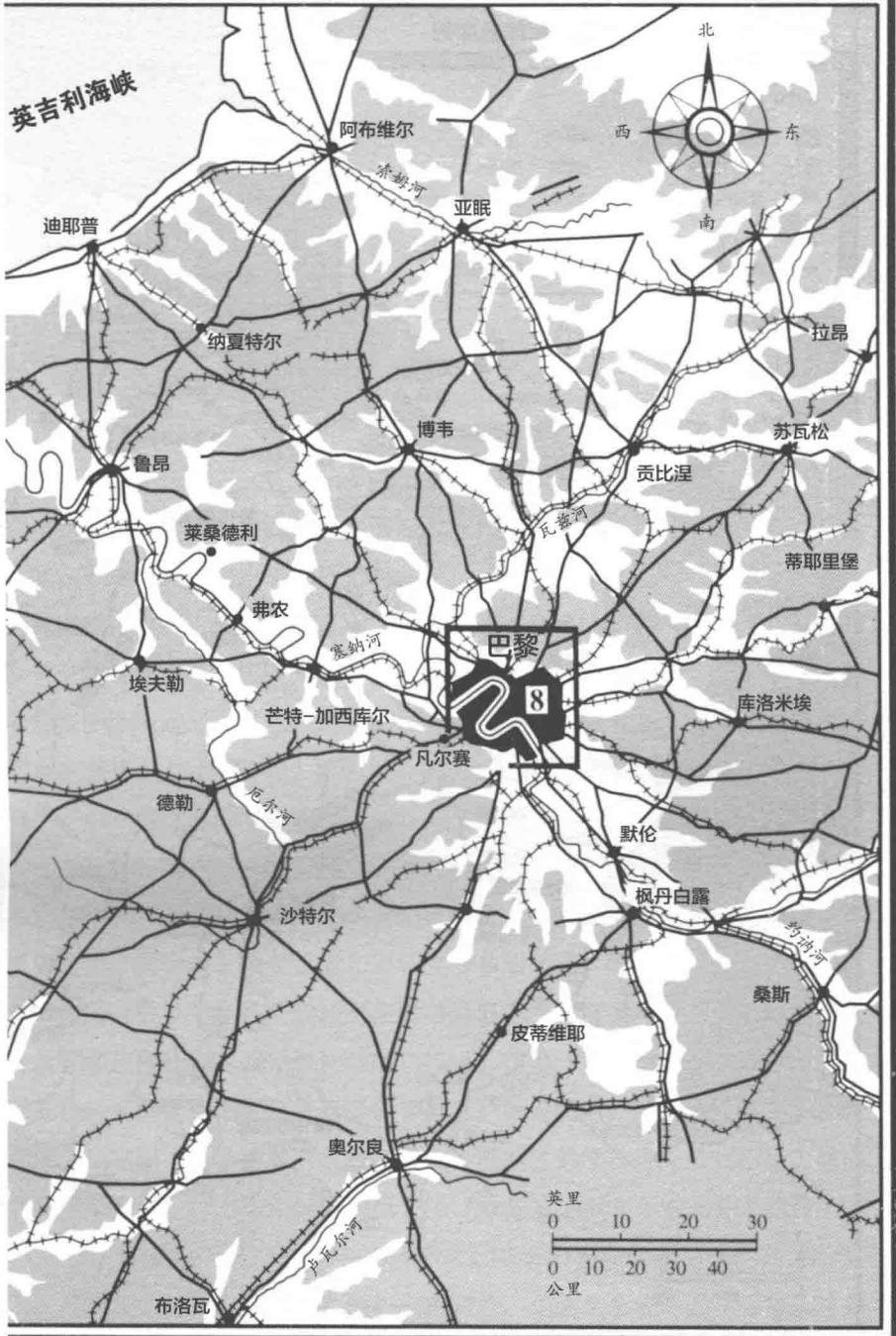
陆地高度超过328英尺(100米)

- 2 美军空降
- 3 加拿大人的滩头
- 4 苏格兰人走廊
- 5 英国“赛马场”攻势
- 6 德军在莫尔坦的反击
- 7 波兰人在法莱斯包围圈
- 8 法国军队解放巴黎

英吉利海峡

索姆河畔圣瓦莱里





CONTENTS

目录

序章 在入侵区	001
第一章 第二战线的由来	019
史迪威	021
魏德迈	030
艾森豪威尔	033
莫洛托夫	037
马歇尔	041
布鲁克	046
蒙哥马利	055
隆美尔	059
第二章 “全美国人”与“啸鹰”	067
飞行	075
下降	085
着陆	087

集结	089
行动	093
1. 第 505 团第 3 营在圣梅尔埃格利斯	093
2. 第 505 团第 1 营在梅尔德利特河	099
3. 第 507 团第 2 营在科居尼	103
4. 第 506 团第 3 营在杜沃桥	106
5. 第 502 团第 1 营在 WXYZ	109
6. 第 501 团第 3 营在普皮维尔	112
第三章 赶往南岸的加拿大军队	117
迪耶普：可怕的警告	123
火力支援	128
德国守军	131
炮击	135
前进	137
登陆	139
内陆	143
第四章 苏格兰人走廊	147
德军装甲师的战斗	148
进入战场	160
瑟堡的陷落	163
大风暴	166
“埃普索姆”行动	170
苏格兰勇士	172
寻找敌人	176
渡河	183

第五章 英格兰义勇骑兵团	189
策划一次突破	196
等待中的装甲部队	200
前进	204
轰炸	207
进入通道	210
“冯·卢克”战斗群	213
反击	218
影响	224
第六章 德国军队的荣誉	229
突破	239
巴顿	243
元首的意志	247
列日行动	250
第七章 波兰人的战场	259
“我这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天”	266
优柔寡断的命令	271
西科尔斯基将军的旅游者	274
会师尚布瓦	281
狼牙棒	289
第八章 自由法国	297
起义	302
停战	307

戴高乐	310
勒克莱尔师	314
解放	320
尾声 从大西洋壁垒到铁幕	329
附录.....	350

PREFACE

序章：在入侵区

我经历过一场正义的战争。这句话从未被写下，过去的30年里，从伦敦周围各郡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酒吧中，伴随着自满，呼吸着友好的烟雾，这句话也很少被说出。但对我来说，其真切感从未被冲淡：那场正义之战说的并非某个阳光明媚的战区中一位幸免于难的战士，而是存在于一个小男孩在战争警报刚刚响起时便从伦敦逃至英格兰西部一个郁郁葱葱而又偏远的角落，并在那里呆到1945年8月，直到最后的枪炮声被淹没在这个世界之后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所发出的叹息声中。

与1939年9月被灾难席卷的许多孩子不同，我不是个被疏散者。相反（正是这一点为我这场正义之战贡献良多），我跟随着家人从一个安全处移居到另一个安全地，除了旅途和新环境带来的兴奋，没有其他任何变化。尽管如此，疏散计划还是把我送至英国西南部各郡，因为我父亲的战时工作是帮助管理疏散计划。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作为一名督学，他在伦敦南部一个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负责督导教学，慕尼黑危机后，政府认为那里是最有可能遭到德国人空袭的地区之一。因此，该地区的学校率先接到指示，将小学生们都疏散到乡村，战争爆发的第一周，他在帕丁顿火车站的各个站台上，穿梭于贴着马尼拉纸标签的孩子、教师、破裂的手提箱和遗失的防毒面具中，并看着他们一路向西驶往他们的宿营地。他疲惫至极，甚至无法被这些

特殊难民的痛苦遭遇所感动。这些工作完成后，我父亲挤上最后一列塞得满满当当的火车，赶去跟妻子及家人会合，后者已在一个县城的郊区构设起临时的家，而父亲即将在这座县城里工作。当年秋季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见到他，他忙着将众多学校安置到从宽托克斯到曼迪普斯的教堂和村落里，并设法哄那些孩子和老师回到正常教学计划中。在此期间，我的母亲对安排给我们的华而不实、路途遥远的别墅失去了耐心，她在镇外的田野里找了一座漂亮的白色小屋，将3个孩子和他们的保姆（她是个中年妇女，抱有狂热的宗教热情，但却与人无害）安置在这里过冬。圣诞节前，父亲的日常工作放缓下来，跟上了我们的节奏，在这里，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与战争似乎彻底没有了关系。

汽油配给制给我们花园围墙外的公路带来了宁静，打破这种寂静的只有偶尔出现的郊区公交车发出的嗡嗡声，一种罕见的拖拉机从一块田地走到另一处的轰鸣声，以及马匹们试图避开农妇们的凶狠抽打时发出的马蹄声，她们的战争早已被丢入结满蜘蛛网的马车内，并已被遗忘。我的父亲被列为“必要用户”，因而得以保留他的汽车，每天早上都要动身，就像战争爆发前他在伦敦无数日子里所做的那样，去拜访各位男女校长，监督8岁儿童的阅读水平，大致了解实习教师的情况，与他们的上司讨论毕业证书的问题，通常秉承着严格但又令人振奋的义务教育理想，这是自100年前马修·阿诺德被任命为首位教学督导后，所有督学都曾展示过的特点。我经常和他一同出行，因为我所在的私立学校，假期与我父亲督导的那些学校的学期相重叠，但当时六七岁的我对这种异常从未多想过。于是，我开始探索英国乡村的秘密世界，在1940年，这种秘密绝对名副其实，法国沦陷后，为防止敌人发起入侵而下达的一连串慌乱指令中，有一道命令是将所有的乡村路标拔除。无论这种措施是不是让四处溜达的德国伞兵迷了路，却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父子俩在每一个岔路口走错了方向。要纠正这些错误，只能敲响偏远农舍的房门，居住在屋里的通常是老太婆，在她们看来，所有陌生人都是外国人，所以她们要么拒绝告知详情，要么提供的是最具误导性的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隔着一段距离，朝跟在马匹后进行耕作的农民喊叫，向他们问

路，农田泥泞不堪，无法靠近过去。在斯塔普勒费兹帕内、柯里赖弗尔、柯里马利特、艾尔阿博茨、艾尔博尔斯、哈奇比彻姆、索恩福尔肯、巴克兰圣玛丽、库姆圣尼古拉斯，父亲的汽车穿过与铁路到来前同样寂静、同样空旷的乡村，从一个隐秘处到另一个隐秘处，缓慢而又曲折地寻找着路径。

等我长大些，学会了骑自行车，这种探险就成了我个人的经历，毫无疑问，路程短了些，但在记忆中，其范围相当广阔，充满兴奋和神秘。战争带走了那些在农场干活的年轻人，这使他们的雇主们不得不集中精力于必须要干的事情上，绿篱和行道树不受限制地从一个春季生长到下一个春季，将每一条车道变为夏季的绿色隧道，路边遍布着齐腰深的剪秋罗和欧芹，收获季节，黄色的玉米秸秆在头顶上交叉成格子状，刮擦着将谷物送往脱谷机处的大车的顶部。一些隧道通向农场，从而使大批鸡蛋和奶油，有时候还有一只没拔毛的鸡，无视定量配给的规定，被送上邻居的餐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饭桌。农场里有可供攀爬的干草垛、可以截弄的猪、可供追逐的老鼠，还能跟着猫咪在高耸、炎热、满是灰尘的干草棚里找到一窝小猫，棚屋里还摆放着废弃的农用机器，摆弄它们时，生锈的操控杆和卡滞已久的齿轮会发出刺耳的尖叫。

隧道一路通向陌生的地方，例如杂草丛生的树林中的秘密湖泊，湖泊中，天鹅在它们的窝里拍打着翅膀发出叫声，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坚信，它们扇动翅膀的力量足以将人的胳膊击断；隧道通向一些小小的瀑布，在一条橡树悬垂的道路转弯处，桥梁下幽暗洞窟前的这些瀑布叮咚作响、熠熠生辉；隧道也通向短绒羊所在的高地，我们经常在那里的轮式拱顶小屋内举行简单的野餐，而牧羊人在这些小屋里为他们的母羊接生。隧道也通向十字路口处一座孤零零的铁匠铺，即便在盛夏时节，这座铁匠铺也黑洞洞的，炽热的烙铁烫在马蹄上，发出刺鼻的味道——尽管我不了解延续千年的骡马耕作，但却见到了它最后的日子。夏季时，驭手们牵着马匹来到我们屋后的田地里，而我们坐在与邻近的棚屋里发现的那些破烂看上去没什么区别的机器上，等待着转动刀片，将大片割下的秸秆像破碎的波浪那样撒在身后残茬地上的命令；我们用干草叉将割下的秸秆翻身，晒过一两天太阳后，就把草叉

装在马拉搂草机后，将秸秆归拢起来，看着它们被抛上大车，最终被送至干草垛，用于铺设屋顶，以抵御冬季的风暴。

但我对战时的冬季没有印象。德国第6集团军被冻结在斯大林格勒坚硬如铁的散兵坑中；而我在圣诞夜期盼着下雪，可第二天并未看见雪花，这让我有一种受骗感。PQ运输船队溜过俄国北部浮冰区的边缘，在海上行驶的每一英里都有可能被德国空军这只蛇怪之眼发现；而我在树篱的底部摸索着一条结了冰的沟渠，回家时袜子已湿透。1944年的饥饿之冬使荷兰的家庭在北部的农田里翻寻着被疏漏的土豆；而我则在11月的阳光下，跟着父亲午后散步时嚼着榛子，回家后又用炉火加热蜜糖烙饼。被战火笼罩的欧洲，也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孩子和我们一样过着衣食不愁、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我想知道有谁像我这样，6年的记忆中始终充满了明媚的阳光，弥漫着深深的幸福感，完全没有遭受危险的威胁？今天，良知对我毫无负疚感的独善其身作出了指责，但在当时，这一切很自然，仿佛战争根本就不存在。

出于某种偶然，我没有亲属参军入伍，住在附近的家庭显然也没有人踏上战场。邻居中与军事有关联的是印度山地炮兵团一名退役已久的上校，他将1903年离开他在亚丁所指挥的炮台时获赠的一支野外绘图笔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这令我对他深感崇敬。他跟我们一样，对当前的军事现实完全缺乏了解。地方政府向我们保证，住处30英里的范围内不会落下一颗炸弹；某个晚上，响起了惊心动魄的警报（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假警报），我们穿着睡衣，躲进道路对面一所大宅子的地窖里，还有一次，晚上9点的新闻播报结束后，我的父母在花园里站了1个小时，凝望着地平线上布里斯托尔燃起的火焰。但无论在夜间还是其他什么时候，我们从未听到过偏离航线的德军轰炸机所发出的引擎轰鸣声。父母的保护使我们对那些令人不安的传言或事实一无所知。1917年—1918年间，父亲曾在西线有过两年可怕的经历（我现在对那种恐怖的程度有所了解），我和妹妹缠着父亲讲述他在“一战”期间的故事；但他为我们编造的军旅生涯中充满了友谊、马匹以及战壕里温暖而又安全的住处，每当夜色降临到卧室，我们便催促他沿着他那令人着迷、避实就虚的记忆列车行进下去。农村的独立